

踏月光的女人



李明媚 /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 2014 — 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

踏月光的女人

李明媚 / 著

TA YUEGUANG DE NÜREN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踏月光的女人 / 李明媚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6. 4
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ISBN 978-7-219-09818-9

I. ①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4763 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
责任编辑 林晓明
责任校对 曾蔚茹 杨 冰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封面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

刘瑞锋

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5.25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4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9818-9/I · 1871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— 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001 / 飞翔的阿娘
019 / 锦时少年
069 / 踏月光的女人
096 / 小镇的门
120 / 卡住的时光
130 / 诗人的雷
146 / 华小白的故事
154 / 亲爱的
164 / 回娘家
174 / 桥
199 / 重逢
211 / 幸福过渡期
221 / 讨债
228 / 我的家里要二孩
237 / 后记

一

我妈妈梁秋华已经相当消瘦，我看到她身上不再有生活的乐趣。反正她不爱和我说话，她又是一个喜欢躲在房间里的人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一个人睡在一间房间里，睁着眼睛望着自己的妈妈拖着长长的睡衣、懒懒的步子，鬼魂一样从我身边走过。有时她还瞪我几眼，打翻我手上的冰激凌。总是家里的保姆吴妈带我出去玩。十八岁那年，我无心再去读大学，那些日子父母闹离婚。原因很简单，我的父亲在外面有了一个女人，并且生了一个儿子。照道理我要跟着妈妈，可是妈妈不喜欢我。她对我一直心存怀疑，我听到过他们吵架时，妈妈质问爸爸，我到底和她有没有关系？那时候，老爸的公司已经开得很大，人造花厂之后有投资公司，有房产公司，有零售业，我爸爸把总部搬到首府，所以他很少回家，不再受到他老婆的牵制。我妈妈在家里病恹恹的样子，她总是爱睡觉。她根本没有想到，一个毫无生气的女人是会被人遗忘甚至遗弃的。在父母离婚后，我见到

爸爸的新女人和他们的儿子。他们一家子怎么亲热，我都无所谓。那是一层隔着玻璃的感觉。我气不过，看不下，忍不了，跑到街上，一边看着兜来兜去的汽车，一边空洞地站着。爸爸跟着出来，他吞吞吐吐的样子、迟疑的表情，一个妙龄女儿没有事怎么会找自己的老爸？我又向前走，并且加快脚步，气呼呼的样子连撞好几个人。我在脑海里不停地告诉自己，我是何重志的女儿，我是他的女儿。我转身对着这个脚步密集的人问，我是不是你的女儿？是的，你是我的女儿。那我妈妈是谁呢？我追着问，希望我的目光能让他感到畏惧。你妈妈是梁秋华，我爸爸咬着牙说。那为什么她一点都不喜欢我？我从她的眼里看到的是距离，甚至是嫌弃，最后她干脆不要我。我有一点激动。因为，因为，你是，你是代孕宝宝。我爸爸咬牙说出这句话，如释重负地深吸一口气，但瞬间又沉入衰败。他像做错事的孩子，你知道，试管婴儿已经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当时心凉半截，突然失去反抗的能力。这个世界把我推向一处荒凉地带。我拦了一辆车，逃离似的看都不看那个养大自己的人。

我回到那栋别墅，那里住着我妈妈和吴妈。她们看到我很惊异，我满脸的悲伤，让老妈子眼神多出几分怜爱。我走进自己熟悉又陌生的房间。房间里我的东西都留着。那一夜，我睡不着，我的基因是谁的？代孕宝宝，基因是谁的？我的基因到底是谁的？我查阅尽可能丰富的资料，那些基因组合让我心情烦躁：1. 精子、卵子来自夫妻双方，只是借用代孕母亲的子宫孕育。2. 精子来自丈夫，卵子由第三方捐卵志愿者提供，用试管婴儿的方式，由代孕母亲怀孕生育。3. 卵子来自妻子，精子由第三方捐精志愿者提供，用试管婴儿的方式，由代孕母亲怀孕生育。4. 精子、卵子均由第三方志愿者提供，用体外授精的方式（人工授精或者是试管婴儿），由代孕母亲怀孕生育。知道这些之后，我非常害怕爸爸骗我，我也非常害怕去做亲子鉴定。我恍恍惚惚地睡着，看到爸爸敲敲门走进我的房间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不无愧疚地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个爸爸不骗你。我们有当年的医疗档案。随后，他沉默下来，好像下半截的话很沉重，怎么也开不了口。我只看到他闪躲的目光，微动的嘴唇。你说啊，继续说啊。爸爸就是不说，急得我眼泪都出来了，眼前一片灰暗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梦。

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胆小鬼，我认清自己的本性，不知道算不算晚呢？现在的我却是异常的烦躁叛逆。我正在房里发抖着，我蓄谋已久的脾气快要爆发了。我已经咬紧牙关，像是有人在自己身上挖肉。我明明在等着梁秋华走下楼，可是为什么发抖呢？我做的事，难道有什么错吗？我像尖刀一样的

话已经如箭在弦，怎么这么不像话，不喜欢我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，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？却又这么不喜欢我。我前世欠你们什么呢？木楼梯上出现一个身影，像是被丝巾缠着，梁秋华今天倒不病态，她穿着一身华丽的睡袍，摆出一个贵妇才有的气度。她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端着耳杯喝牛奶，小匙羹刮得杯子沙沙作响。她的脸上没有轻蔑的味道，只是比较冷，像一面墙，毫无感情。

这时候我绞着手指，低着眉眼走到梁秋华的身后。吴妈看到我的眼里有杀机，我也看到她惊诧的眼神，她看看我，又看看茶几上那把水果刀，忙拿着抹布假意把茶几擦一遍，顺手带走水果刀。我这时却盯着梁秋华手里的杯子，这个已经不要我的妈妈，今天会给我什么说辞呢？因为昨天晚上的唐突。这个耽于孤独的女人，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。吴妈叫一声，太太。她的声音有点颤抖。坐下吧，梁秋华对身后的我说。她其实从银亮的酒柜门条上已经看到了我的身影。梁秋华看着我坐在她的对面。她看到女儿的眼睛就像两口让人恐惧的深井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跑回来找我，你爸爸一定会说你是我的女儿，对吧？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。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你是我的女儿。她说完哈哈大笑。梁秋华的笑让人感到含义丰富，此时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她的话。我更多地感到梁秋华的笑里有一种发疯前的放纵。这个女人喝酒，要是她的肺功能好，估计早就抽烟了。我看到吴妈侧着身子走过时，停下步子瞥了我一眼。这个老妈子像是有话要说，但终究没有说，也许是她觉得说不说都无济于事。像她这种下等人，老实本分做事，主子高兴就好，也许她就是带着这些想法走向院子的。我看着她拿着一把剪刀修剪花卉。

我们这一家人都疯了吗？我感到自己没有归宿。我看到梁秋华的表现，有再多的疑问都会问不出口。我走上二楼，在阳台上傻站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想着要不要纵身跳下去呢？当然这个想法只是一个闪念。吴妈老早就看到我手扶栏杆、目光呆滞的样子。我连吐一口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吴妈走到我身后，装着擦拭栏杆的样子说，小姐，你是何先生亲生的，这个我敢保证。可是爸爸说我是从另一个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我对吴妈说，你一定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吴妈，你告诉我吧。你也去过美国，对吧？

我的爸爸来到那幢熟悉的别墅，他敲开门，吴妈张大着嘴巴，何先生。他就像一个客人，客气地说要找他的女儿何明芝，他要带走何明芝。从法律上说，这座别墅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明芝，和爸爸回去，爸爸永远爱你。

这个男人等待女儿的回答。作为女儿的我，只能依靠爸爸。梁秋华听到爱这个字就开始轻蔑地笑，她的鼻子哼的一声。在她看来，爱从他嘴里说出来是对爱的亵渎。曾经亲密的人分开之后的反作用力这么大，我亲眼所见这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经历的事情太动荡了。吴妈才是这个家一直忠实的守护者。我感到爸爸有太多的东西对我隐瞒。我一步一步地走下楼，既然梁秋华不要我，只能跟着爸爸。我们父女俩在大门外回头时，梁秋华在二楼的阳台上瞅着。难道她就没有一点心痛的感觉吗？

我的冷淡让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何小廷不敢接触。我这个姐姐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是很待见。他不问我我从不理他，更不用说主动带他去外面玩。如果我的心和爸爸的新家这么有距离感，我这个二妈一定不放心把这么可爱的孩子交到我手上。事实上，二妈对我好也不是，不好也不是，小心的存在，刺猬似的家庭。我只有等开学，向外面跑，不用回家，给自己的心一个安静。我以前不想读书了，现在却想进入学校想得要命。

一个恶毒的想法不请自到。我想拆散爸爸的这个新家庭，让他们的儿子体会一下没有爸爸的滋味。可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何小廷并没有过错，我怎么忍心呢？我只能把所有的恨放到爸爸身上。是他，就是他，伤害了我和梁秋华，还有那个生我的女人。他的心里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东西。他衣冠楚楚的样子，却没能让我温雅地走进他的心。我自然地想到，要是我以后也遇到这种男人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的想法让自己觉得很不合逻辑。

我重新踏进梁秋华的家门。我推开大铁门时，吴妈正在照料梁秋华的长毛狗。我从小道走过院子，游泳池边有一堆灰烬，池水有点脏。吴妈扶着腰直起身，她捶着她的腰。干不动咯，看样子是到回家的时候咯。我看到吴妈真的老了，她的身影越看越往矮里长。我在这里的回忆都是惊悚的，就像一个丫头，被人呼来喝去。梁秋华躺在躺椅上，交叠着双腿，电视开着，她闭着眼睛。我走到她身边说，我又来了。我的样子像是来讨债的。梁秋华咳嗽一声，没有把这个女儿放在眼里。我被激怒了，我蔑视地对梁秋华说，其实最受伤的是你，因为，你虽然看似潇洒，却连一点亲情都没有。我这么一个胆小的女孩，打算深刺这个和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女人。梁秋华如我所愿愤怒起来，她先是摔东西，进而全身发抖。她眼里出现的这个女儿，不再是那个被她打骂也不敢反抗的女生。当时她总是无端生气，看我什么都不顺眼。你自己拿镜子照一照，你有哪一点像我？梁秋华把我推向镜子，看吧，你的脸，你的皮肤，你的眼睛，你的手，是我的吗？我经常在镜子里看到的是另一个

自己。很显然，我比这个叫梁秋华的女人要长得高，比这个梁秋华长得美。我还看到梁秋华脸上的皱纹，夸张地爬在她的脸上。镜子里的梁秋华说，我曾经有一个儿子，你以为他没有长大吗？我的耳朵像要被梁秋华的嘴巴撕破，住手，我说，我这样反抗梁秋华的执拗。你看看吧，我没有做过母亲的快乐吗？你爸爸倒好，说什么试管婴儿，结果试出了你。他和你哥哥的奶妈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最好去问问他！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涨红着脸。

吴妈从一边跑出来，那条长毛狗跑向梁秋华脚边撒欢。太太，你要记得吃药啊。

我把爸爸约出来，我说你不出来，我就离家出走。让他不知道我的死活，比让他知道我死了更有摧残力。在咖啡馆里，我有一个哥哥的事实他没有否认。午后的阳光有点毒辣，一个失落的找不着家的孩子听她爸爸在忏悔过去。他都说了什么？我早就听不下去。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。

二

张道强并不知道自己会降临在什么样的家庭里，出生就是个命，也许他会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，这样他便从小习惯接受别人的恭维；也许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，充盈的物质生活会使他骄横异常；要是他出生在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，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老实做派将会影响他一生。很不幸的是，以上三种家庭都与他无关。用现在的话来描述，他出生的地点将是城乡接合部，他的父母是有产阶级（有几亩地），并且双双加入自由职业者的行列，知识层面相对狭窄。躲在母体里十个月的张道强很闷，他踢腾着要出现在充满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世界里，此时他妈妈因为打麻将输红了眼，过度的精神集中把张道强逼得全身发紧。最讨厌的是麻友中还有人抽烟，呛得肚子里的张道强实在窝火，他只能缩紧身体用力一顶。那时候他妈妈揪住对家打出的一张三条，把牌哗啦一推，胡了。他妈妈起身收钱时，突然身体一萎，双手抱住肚子，痛苦的表情铺满她的整张脸。人们四下散开，看了看地面的一摊水迹，大叫一声，破了。张道强的妈妈被人们手忙脚乱地抬回家。好在打麻将的地方和张道强的家离得近，就算隔着马路，放个屁也是可以闻得到的。张道强在一阵颠簸中感到很悬，他像突然找不到发力点，停止了剧烈的顶撞。直到他妈妈躺在没有席梦思的木板床上，他才重新找回了重心，他听到母亲绷紧声带的叫喊，屋子里到处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急声急气的说话声。在母亲一声长一声短的叫喊声里，他听到的最后一句争吵是奶奶发出的，在家里生，

你们看，孩子都露出头了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助产婆大多由村里的妇女主任兼任。经过专门的生育知识培训，也经过专门的结扎知识培训，当然，她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只是在宣传的层面下功夫。张道强的妈妈抓着床单的高分贝叫声让这个助产婆很是放心，这么响亮的声音证明这个产妇有极大的力气将一个孩子推出产道。可是张道强的屁股有点大，这得归功于他妈妈吃得多，尤其是嚼玉米棒子特别带劲，不知不觉地给张道强补足了钙。妇女主任就像一个士气高昂的啦啦队队员，不停地给张道强的妈妈加油鼓劲。最终张道强在母亲的干号声里走进了空气充盈的世界，他的鼻子一憋，像是拼命吸气，随之爆发出宣告新生命到来的响亮啼哭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哭得这么无助，屋子的人却还在哈哈大笑。助产婆宣布了他的性别，是个男孩。难道是个男孩就可以这么骄傲吗？是的，张道强的疑问在多年之后得到了奶奶的当面回答。当奶奶的告诉他，因为他是头胎，且又是一个男孩，他们家发动了所有亲戚，给张道强的妈妈找土生土长的骗鸡。奶奶摸着他的胖嘟嘟的脸说，最有营养的奶水都让你给吃光了。当时张道强的妹妹还没有出生，奶奶的话让他感到自己占了先机。

我在这里讲张道强可能有点啰唆，并不是说他妈妈不重要。世界上每个母亲都是重要的。所以，他妈妈对我来说相当重要，我和他家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前面我提到，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一个肚子里生出两个命运不同的孩子不是没有，但概率非常的小。当你听我这么说的时侯，你可能会反驳，各种豪门恩怨私订终身良心发现的故事，最终私生子也可能被有钱人家接走。我才没有这么肮脏呢！我不是私生的，况且我也不是子。我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现在还不想说，觉得特没面子。可是我却活生生地存在着，并且还不辞劳苦地认识了张道强的一家人。

张道强出生的第二个夜晚，雷雨交加。含住奶头的张道强在襁褓里没能安生，他总是不停地哭，看来是真被吵到了。本来生孩子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惊天动地的夜晚却让人生出几分担忧。这个恐怖的夜晚让张道强家的屋顶漏雨了。那时候的民居大都是瓦房，张道强家的村子虽然坐落在城乡接合部，也免不了屋顶漏雨的灾难。那时候雨水从瓦槽里漏下来，张道强的奶奶用一个塑料盆接住滴滴答答的雨水，不时抬头看看那爬过瓦际清亮的雨水，担忧屋顶会突然塌下来。而张道强的爸爸正在野外的水渠里装罾，他在家里实在坐不住，还不如去找点鱼虾回来改善伙食。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，想吃一餐猪肉是很难的。他一不小心便抓了几条爬上田埂的黄

鳝。他的目标是等雨停后，抓几只耐不住寂寞的田鸡，给张道强的妈妈补一补被张道强吸空的身体。

张道强的体重在不断增加，睡梦中吮吸的小嘴惹得全家人都非常怜爱。他爷爷决定给他取一个响亮的名字。爷爷吸着卷烟眯着眼想了一整天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名字。他量上两升米去找算命的老先生。老先生问了张道强的生辰八字，毛笔在纸上画了几个字，手指掐算着金木水火土，给了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又一脸虔诚的老人一个满意的名字。排序老大的张道强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，他爸爸赶忙拿着村委的证明去给他上户口。

现在来说说张道强的妈妈。照理说生孩子满月的女人，在农村里都该从床上爬起来做工挣钱去了。可是张道强的妈妈没有这么勤快，从嫁进张道强爸爸家里的那一天起，关于她的闲话就不绝于耳。当然是张道强的奶奶和爷爷听到了这些闲话。这个懒惰的不务正业的少妇总是在麻将桌上勤劳。家里人怀疑她欠了许多外债，想方设法让她到外面去打工，没干几天她又回来了。同村的人回来悄悄告诉张道强的奶奶，张道强的妈妈喜欢和老板顶嘴。那就去街头摆个摊吧。一家人寻思着让她去卖酒和烟。理由是张道强的爷爷在自酿米酒的行业里也是一把好手。打麻将像吸毒一样上瘾的儿媳，深更半夜迟迟不回家，她怎么会上心做生意呢？张道强的爸爸找上门来也拉她不得。屋子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打老婆可是要被剃手的。等到张道强的妈妈欠下一屁股债，那个经常在外面喝汽水吃鸡仔饼咬麻花的女人才变得脸色晦暗。她尽量压低声音向张道强的爸爸说明了一切。都是年轻人，谁又有什么积蓄替她还几千块的赌债呢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水平，万元户是相当的不得了。你不信，看看吧，那些勤劳养猪种地的人，那些早早做生意卖鞋卖布卖猪肉的人，几年间就让青砖楼房拔地而起。贷款买车搞运输的人同样在两三年间把楼房盖成两层，并且一台黑白飞跃电视机就能让你家晚上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张道强的爸爸没有做生意的头脑，他踏踏实实做了泥水匠。一般的时候，年底才能结完工钱。张道强的妈妈已经被开除出麻将队伍，要债的把张道强的爷爷和奶奶气得跑回老村的旧房子里。更让他们气不过的是，张道强的妈妈把自己的歹运归结为他们家的风水不好，尤其是这个大门，她说，只出不进，根本拢不住财气。因为有一条主干道把村子和县城连接起来，所以村子里的很多人都把新建的房子建在路边，叫作接财气。张道强的家是用一种灰色的煤渣砖砌成的，手感异常粗糙，当然也没有什么美感。他们家的大门用一些木板钉制而成，大大小小的缝隙成了两扇大门最好的装饰。整座房

子呈长方形，坐西朝东。前半部分是一个大厅，中间是两间房，后半部分是天井、厨房、洗澡间，后门外还有一间厕所。张道强的奶奶用篱笆把后园围了起来，摆上几只鸡笼，种上两畦青菜，多少给家里增添了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他奶奶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凭什么儿媳说他们家的风水不好。这样的话题使两个女人之间产生了隔阂，她们唾沫四溅地互相揭短，惹得两个男人无法消受。最后婆婆和公公决定重新回老房子里去，那里的泥坯房加上青石板，住起来反倒更加阴凉，最主要是落个大家清静。

这只是一厢情愿，张道强的妈妈在带小孩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理由，总之就是想推给婆婆。她还要求张道强的爸爸在五年之内建一座漂亮的楼房，瞧，对面的张行家两层楼多漂亮。五年内建不起来，你自己想想后果有多严重吧。她说完还不忘对眼前这个老实木讷的汉子瞟一眼，意思是到时候休怪我不客气，也许她已经做好离家出走的打算。张道强的爸爸说，那你的债又叫谁还去呢？张道强的妈妈圆睁起双眼，她恨恨地咽下一句什么话。那个年代，妇女离家出走，一般是老公不成气候。没想到在张道强家，却是倒了个位。不可否认，那时候张道强的妈妈确有几分姿色，高挑的身材，不沾油烟的习惯使她保持着一身洁白的肌肤。我是在多年之后看到张道强的全家福时，发现这个女人俊俏的眉眼的。

这个女人现在正在前厅里剪指甲，一辆破二十八寸单车哐啷哐啷地跳过她的家门。她正在看着对面张行家的楼房，他们家涂着红油漆的木门深深刺痛了她的心。就这一点心理上的不平衡，足以说明她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。再看看自己家没有规则线条的木板门，还吊着一个大铁锁，穿着开裆裤的张道强在门脚旁拉出一泡尿。他妈妈在百无聊赖的状态中又弄大了自己的肚子。此时的她肚皮像一个球，她没做好什么准备，下一条生命就要出生了。她的婆婆不计前嫌，加入了照顾儿媳的队伍，无怨无悔。大量地养鸡，大面积地种植蔬菜，为新生儿的到来准备各种小衣服。有空的时候带张道强去串门，不让他老是玩泥巴。这个当婆婆的没有让自己闲着，她总是用自己的勤快来降服那个还找不到生活感觉的儿媳。可是这个媳妇却从婆婆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未来，她的心猛地一抽，既然自己什么都干不了，那就让婆婆来打理她的子孙算了。张道强的妹妹出生之后，他妈妈奶了妹妹三个月之后，突然提出要出去打工。做婆婆的突然拉黑了脸，至少要半年，孩子能吃米糊了才能出去。因为那时候张道强的妈妈看到打工回来的女人耳朵上吊着耳环，一个个白白净净地提着包走过她的家门。有几个好客的人还给她带回来山楂饼、

云片糕。

张道强的妈妈还没等爷爷给张道强的妹妹安一个好名字，就联系上在南方打工的好姐妹，提着一个旅行包消失在婆婆的张望中。这个南下打工的儿媳，一去就好几个月没有音信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公共电话少之又少，只能写信报平安。张道强的奶奶只能暂时把这个儿媳忘掉，在她眼里，孙子和孙女正一天一天地长大。张道强妈妈寄回的一张五百块的汇款单给全家带来欢喜。他的妈妈工作着，并挣到了钱。第一年过年，张道强的妈妈没有回来，她又寄回一张汇款单。这次的金额有一千块。第二年的夏天，张道强的妈妈寄回一张两千块钱的汇款单，她还写了一封信，信里夹着她的一张照片，她在公园的柳枝下拿着一朵花。婆婆开始埋怨这个儿媳不想家，她更担忧儿媳会在外面跟人跑了。张道强的爸爸晚上喝下一碗闷酒才睡得着，他久不久挥舞着棍子拿张道强出气。张道强这时会喊着找奶奶，他已经忘记了还有一个妈妈在外打工。

那时候张道强的妈妈正在我家里。这个女人是怎么和我们家发生联系的呢？说出来会吓你一跳。张道强的妈妈那时候千里迢迢地来到南方的一个大城市，在一家人造花厂做压花工，就是把原材料倒进机器里，经过高温高压后就制成了花托，她的工作是计件的，也就是多劳多得。终于有了吃饭、干活的地方，可是她的领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，排外心理特别重。好用的机器、好干的活全部是给广东人干的，又累又得不到钱的活就是她们这帮外省来的人干的。每个月三百块的报酬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。在一些省份，当时很多职工只领一百来块。张道强的妈妈初来乍到，很多事情不熟悉，她累得全身湿透。有一天下班走出厂房，她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背着手在厂院里站得像一根电线杆，保安们正在检查走出厂门的每一个人，看看有没有人夹带什么东西出去。这个男人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把目光集中在张道强妈妈的身上。终于有一天，张道强的妈妈被叫到一间办公室，一个妇女接待了她。她先是给张道强的妈妈倒水。张道强的妈妈双手握着水杯，小心翼翼地，我没有偷过东西。妇女哧地一笑，她掩一掩她的鼻子，说有人看上你了。张道强的妈妈说，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，可不能乱来。她以为有人会把她带回家当老婆。妇女微微一笑，小声地问，你是不是在哺乳期？张道强的妈妈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她愣着脑袋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是不是在喂小孩吃奶的阶段。张道强妈妈的脸唰地变红了。她低下头看到自己鼓胀的胸脯，还有两点湿迹。妇女前前后后把找她的原因清楚地说一遍，让她回去好好考

虑，还说工资比现在翻倍。张道强的妈妈从妇女的办公室出来，又遇见那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向张道强的妈妈点头微笑，然后走进妇女的办公室。

张道强的妈妈战战兢兢地被妇女领到一座小洋楼前。那时候张道强的妈妈站在我家的铁门前，好像要努力记住铁门上的雕花似的，差点忘了此行的目的。进到我家之后，张道强的妈妈被一个老妈子带去一间小客房，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妇抱着一个婴儿出现在她面前。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则站在少妇的身后，他们都在盯着她的胸襟。那个少妇吩咐老妈子，先让她去洗个澡吧。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知道张道强的妈妈到我家是干什么的了吧？对，她就是当奶妈来了。我的哥哥当时没有母乳吃。我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产奶，猪脚花生汤、木瓜虾仁汤吃了也不见效。哥哥又是一个挑剔的人，牛奶、奶粉一吃就拉肚子。虽然他的父母腰缠万贯，却把他弄得骨瘦如柴。他的父母四处给他找人奶，他母亲又不太放心四面八方搜集来的人奶。这些瓶子里装的乳白色液体，稀稠不均，是不是干净卫生值得怀疑。种种担忧过后才决定要找一个固定的产奶人。张道强的妈妈出现在我们家的工厂里，被我爸爸那双早有准备的眼睛一眼就逮住，她的衣服前襟打出的水花，明显呈现出她的奶水异常丰富的现象。在我家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爸妈谨慎又大方地包张道强的妈妈吃，包张道强的妈妈住，还给她发工资，千求万求她不要生病。看不见的细菌被老保姆用沾了消毒水的抹布通通杀灭。那时候我家的空调常年保持最合宜的温度，以便张道强妈妈好好将我的哥哥奶大。

把我的哥哥奶了一年半之后，张道强的妈妈对我哥哥学会说话很是厌恶，我哥哥张口闭口叫她奶妈。而此时，必定是我妈妈在旁边伸长了逗弄哥哥的嘴。张道强的妈妈那时正是青春的容貌、婀娜的身姿，她对这样的称呼很是反感。当太太的也不叫她的名字，开口闭口便是何俊廷的奶妈呢？老早以前太太盯着她的胸脯，看着源源不断的奶汁被输送进儿子的嘴巴时，她对张道强的妈妈就表示出无限的醋意。她的架势是把我哥哥和一个奶妈的身份区别开来。再后来，煮饭打扫卫生的老妈子告诉张道强的妈妈，太太才是人造花厂真正的大股东。再大的股东也产不了奶，张道强的妈妈恃功而骄，把太太轻蔑了一回。

执意要走的张道强的妈妈，在我家里养得水嫩白皙，要知道她还是算年轻的。二十五六的样子，不用干活，不用操心，你说能不漂亮吗？她对我爸说，她想家了。我爸那时竟然生出一丝惆怅，对张道强的妈妈虽有不舍，但苦于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的女人，也只好作罢。他偷偷塞给张道强的妈妈一

些钱，让她回家做点小生意。他什么时候给张道强的妈妈的，我妈当时不知道。要是知道了，有他好看的，居然敢在她眼皮底下搞暧昧。

在村口的主干道里，从三轮车上走下一个女人，她大包小包，除了旅行袋还有纸盒。从县城回来的人们对这个一身鲜艳的女人投去奇异的目光。晚上的闲谈便多了一项新内容：张道强的妈妈从广东发财回来了。第二天人们看到张道强的妈妈领着几个工人进进出出，他们家粉饰一新。木板大门被毫不留情地换掉，红色的六开大门配上双保险锁，张道强乐得拉着门咣咣响。两架货架和一个玻璃柜台第三天被搬进张道强家。人们发现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要经营代销店。这个女人的动作还远不止于此，她把前厅改成代销店之后，在屋顶吊下一台吊扇，底下摆开一张麻将桌。这个女人变成一个确确实实的小老板。吸引人们光临她的小店的法宝还不止于此，张道强的妈妈从广东带回来一台录像机，每天晚上他们家门口早早就有人拿着小板凳等着录像机开播。香港警匪整晚在他们家门前打打杀杀，那些娇艳的明星第一次大面积地闯入村民的生活。

张道强和妹妹张道新再也无心学习。两兄妹的书包里总是藏着零食和玩具。张道强十岁的时候，老师从他的书包里搜出一包武术烟。他的妹妹则落下了满嘴的黑牙，总是吃糖，在镜子面前的她直到十五岁才后悔，她的牙最终没能长整齐。既然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，张道强和妹妹选择在初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。他们的爸爸则操起剃刀做起猪肉贩子，进一步把他们家门前开发成一个小菜市。这对夫妻学会和钱打交道，每天过着数钱、进货、数钱的日子。

风生水起的日子，张道强的妈妈跑过一次广东。这一次，她是为我而来的。那时候，我哥哥何俊廷刚刚被送去天堂。他是跑到工厂里去玩才惹的祸。总之他被砸成一摊，不是一块，也不是一团。那时候死人的事不会像现在，几分钟就闹得全世界都知晓。

张道强的妈妈比以前有肉，毕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。我爸爸擦擦他的眼镜。那时候他看到张道强的妈妈搓着双手站在面前，我哥哥小时候的影像又被翻出来。张道强的妈妈说，收到信我就赶过来了，不知道老板有什么事，我可以做什么？她的笑容里还是有点害羞和不解的。为什么老板的鬓角雪色，老板娘就像刚从地府里爬出来，脸孔灰暗又清瘦？做饭的老妈子实在忍不住先流出泪来，她把桌面的一杯水都给碰洒了。

晚饭过后，我爸爸开诚布公地对张道强的妈妈说，他们想借一下她的肚

子。张道强的妈妈很不解地嘀咕，肚子每个人都有，我的有什么好呢？该不会是拿我的肚子装毒品吧？那些香港电影里确实有过这样的镜头，把毒品藏进肚子里，再缝起来。我爸爸把一堆钱放在张道强妈妈的面前，我是说，借你的肚子，给我们生个孩子。老板娘呢？她的肚子不可以用吗？她不是生过何俊廷吗？我爸爸看着一脸焦虑的奶妈，他这个时候应该把俊廷的事告诉他的奶妈了。俊廷的奶妈听说俊廷已经不在人世，悲伤浮起来让她的心隐隐作痛。她还得知俊廷的妈妈子宫被切除了一部分，永远失去了生小孩的机会。这么私密的事情老板都告诉她，可见老板没有把她当外人。张道强的妈妈大脑陷入短暂的空白。我爸爸又适时地补充一句，小孩生出来之后，我们还会给你一笔额外的补偿。

反正是熟人，去就去了，又不是去跳火坑，张道强的妈妈被我爸爸深邃的目光打动。她又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超凡生殖能力的人，生个孩子就像下一个蛋那么容易。张道强的妈妈想到，能给我爸爸生一个小孩，这件事她决不会亏。她多多少少带上了一丝渴望，仿佛我爸爸已经站在她的面前。她含羞地想笑又笑不出声来。结果却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，她没能见到我爸爸的身影。她被人带上飞机，黑衣人不苟言笑，老妈子则在她身旁胆战心惊，不住地问她，要是我们从空中掉下去会怎么样。张道强的妈妈听到轰隆隆的响声，机舱外的云朵伸手就可以抓到，原来坐飞机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。她这辈子是真的活得太值了。

来到美国之后，张道强的妈妈还是像鸽子一样被关进笼子里。她只能从窗子看那些大鼻子、高个子的美国人从街道走过。她连对他们说一句“嗨”都没有机会。窗外的景象郁郁葱葱，她就像进入了一幅画中。有一次，她趁所有的人不注意跑出家门，那时候有个医生带着听诊器时不时给她检查身体，老妈子负责给她做中国菜，一个管家看着大门。张道强的妈妈孤独地站在街道上，她有一种飘浮感。这就是美国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人向往美国，听说有人宁愿在这做乞丐。她看到那些用英语写的路标，想到：我才不希望在这里住呢！

一个月后，她被领进一间到处是白色的房子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叫她上床，一个中国女医生竟然叫她脱掉裤子。她抓着她的裤头久久不松手。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她，有黑色的，有黄色的。一个女护士把她的手移开，她感到大腿渐渐发凉。她还没弄明白眼前的窘境，嘴巴便被要求咬上一块布，她弯曲起双脚时被一块布挡在胸前，看不到自己的下半身，张道强的妈妈恐

惧起来。别怕，可能有一点痛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中国女医生说。

三

那个对我忏悔的爸爸，不得不把我生身母亲的地址告诉我。你见不到她，你会永远恨爸爸，对吗？只请你答应爸爸，见到她之后，不要闹。我也没多想，只是有一股冲动指引着要往那里去。一个叫吕莲青的女人，她会在村口等我吗？爸爸放我一个人去，是想让我自己面对，渐渐成长吗？

我手里拿着一张吕莲青的全家福。在我看来，爸爸应该一直对那个名叫吕莲青的女人存在念想。现在他们都老了，彼此就只有念想，没有其他吗？我爸爸为什么最后不娶这个名叫吕莲青的女人呢？有段时间，离婚成为潮流，见面第一句话，就是你离了吗？爸爸为什么没有娶吕莲青？他是为了照顾吕莲青的家庭吗？还是他们之间只保持着利益关系，各取所需？我一直把自己放在多余的位置。我在火车上越想心越寒。我的心一直沿着直线走。

我下了火车，在火车站广场外坐上一辆出租车，我告诉司机地址，司机说，很近，那个村已经变成街道。我在车上有一点想回去的念头，我突然不知道，要是见到吕莲青，该说什么好。说是来认妈的，会打破他们一家的宁静。不知不觉车子停下了，我交了十块钱。我站在街道旁，背着背包。我的两条长腿格外引人注目。奶奶，你知道吕莲青家在哪里吗？不知道哦，一个抱着孙子的奶奶说。我突然想到自己拿有一张照片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一家子，你知道吧？我把照片凑到老奶奶面前。哦，这一家啊，你看，黑色铁门的那一家，看到没？就那一家。奶奶好奇地看着我。

吕莲青在家，她在看电视。正如我之前想象的一样，在我眼里，她不是一个勤快的女人。假如我是一个买东西的人，见到顾客她也不询问一声，这不是一个积极的生意人。我的想法很偏执，我只在旁边观察吕莲青，带着些许的不满。我把照片扔向她的怀里，吕莲青捡起一看，马上从躺椅上跃起。她看到眼前这个姑娘长得和自己一样高。你是……你是？她肯定中带着怀疑。我点点头。

吕莲青对家里的人说，我是张道强的表妹。张道新那时候不在家，在外打工，听说要跟一个外地人结婚。所以，我能够在张道新的床上过夜。张道强家已经建起三层楼，一层做生意，二层和三层住人。张道强已经离婚，儿子由张道强的奶奶带。张道强学会赌博之后，一是不着家，二是娶了老婆回来又给跑了。